

直趋欲海横流下当代男女青年正在深度崩毁的精神世界

L I N G X I U

灵 朽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LIAOJIANBIN ZHU

公民星座丛书

廖建斌 著

中国工人出版社

廖建斌 著

灵 朽

GONG MIN XING ZUO CONG SHU

中国工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朽/廖建斌著. —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

2002.1

(公民星座丛书)

ISBN 7-5008-2630-3

I. 灵… II. 廖…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2799 号

出版发行:中国工人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鼓楼外大街 45 号

邮 编:100011

电 话:编辑室(010)62005034—220/62379038

发行部(010)62005042/ 62005049

印 刷:北京市忠信诚胶印厂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90×1240 毫米 1/32

字 数:280 千字

印 张:10.875

印 数:10214 册

定 价:21.80 元

倪妮信佛，今天，在她信奉的佛祖面前，她把心交给了我。我幸福得一塌糊涂，从不信“怪力乱神”的我，第一次在巨大的泥塑面前虔诚地顶礼膜拜，第一次相信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左右着我的命运。

回想与倪妮的相恋经过，我至今还有点不敢相信，这么漂亮、纯洁、事业正在蒸蒸日上的歌舞“明星”，怎么会看上我这个前途渺茫的档案管理员？她是我所见过的最优秀的女孩，她是茫茫人海中的一颗明珠，我要用我的整个生命呵护这份感情，呵护她，不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我发誓！

——摘自陈信日记（1995年10月8日）

我又去了雍和宫

我趴在18米高的巨佛面前，长跪不起

我趴着，在巨大的佛像前，就像一只爬虫。我知道此刻我一定显得非常可怜。是的，我就是来祈佛垂怜的。倪妮离我而去，我又跌落万劫不复的深渊，又落入宿命的因果轮回。

我趴着，又猛然想起十几年前那个奇怪的梦。难道人真的有前生来世？不，那只是梦。今生呢？难道也是梦？若果真如此，那就让我重活一回，再给我一次做梦的机会！

梦嘛，多做一次也无妨吧？！

佛无言。天无言。

摘自陈信日记（1999年10月27日）



流欲若此，必有浊源不竭。

该作以一种锋利的诚实，探入欲海横流下的当代青年正在深度崩毁的精神世界，直趋底蕴，触目惊心。一个个失去终极精神追求的男男女女，见钱而屈，见色而淫，浮躁、柔靡、媚势、轻薄、投机、纵欲，空虚得可怕。男主人公苦心寻求纯粹艺术、浪漫爱情和优裕职业，却陷入了残酷的幻灭。女主人公能歌能舞，才貌非凡，渴望以纤柔的肩膀肩起亲情、爱情的大山，却被迫出卖肉体，迷失在弄权、弄钱、弄情、弄欲者无所不在的诱惑与陷阱里，直至欲情错乱，灵肉相离。浑浑噩噩的大款、官僚、妓女、二奶们，或善于纸醉金迷，或善于用心险鹜，或善于猥猥碌碌，竟还要作高雅状、纯洁状、贵族状、古典状、人民公仆状，至于斯极而不返。

道德倾颓，人格解体，精神崩朽。

大梦不醒中，摇摇欲坠着巍峨的种种牌坊。

该作看似从容、俊逸、冷峭的文字里，不仅有对性灵、性行、性爱深刻而又细腻的触摸，更富有自然力、表现力地渗透了一种悲悯、洞悉和深痛莫解，读来百感横集，荡气回肠。

第一章

十八岁那年,陈佶跨进了上海一所重点军校的大门。

品学兼优的他本有多种选择,可去北京一所名校读中文,也可到武汉或者广州念新闻,只不过,上海军校来招生的碰巧是本校一位学兄,看上了陈佶,加之当时上军校还算时髦,父母也觉得孩子上军校让人放心。于是,陈佶便到了上海。

其实,陈佶心中对上什么学校,学什么专业模糊得很,他只是对上海颇有好感。在他所居住的长江中游的滨江小城,“上海”这个名头有着至高无上的魅力和不容质疑的权威。上海的服装,上海的糖果,上海的自行车和缝纫机,哪一件东西,提起来都叫江城人瞪圆了双眼,生出无限的羡慕。就连那些时髦的青年人,结婚时也都以到上海去转一圈为荣。如果拿北京与上海比,江城人对前者多心存敬畏而疏远之,对后者则心存向往而亲和之。那个与江城一江之系的都市,似乎有一股魔力,她紧紧地揪着江城芸芸众生的心。陈佶是江城人,他也向往上海。当时,他并不明白是什么魔力使他那么向往她,

多年之后他才明白：那个魔鬼就是“物欲”。

进军上海的旅程令人激动不已，踏上十六铺码头后的感觉却让人失望。上海的楼很高，街道很宽，但也是灰色的，跟江城差不多，和想象的不一样，大不一样。十八岁想象中的世界是个什么样？什么样？反正不是这样。

更大的失望还在后头。军校最初的日子如当新兵，新兵营和大学相差何止万里？充满浪漫情怀的莘莘学子无不深感懊丧，大有上当受骗的感觉。陈佶也一样。等他好不容易刚刚能适应这种军营氛围和节奏的时候，新兵营的日子却又宣告结束——开始正式上课了。

重新坐回教室，打开新发的教材，陈佶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地了解自己所学的档案管理专业。嗯，好像不对劲儿，好像意思不大，等到随着参观的行列，穿行于第三历史档案馆灰暗、昏黄的柜架之间的時候，陈佶突然闻到一股浓烈的霉味儿。不是柜子里发出的。他晃晃脑袋，使劲吸了吸鼻子，味源很近，没那么远，是了，就在鼻子下面，是从嘴里发出来的。我怎么都霉了？陈佶惊恐不已，心却早已凉得失去了知觉。

陈佶沉默了好长时间，一度和围棋朝夕相伴，消磨时日。要不就是和两三知己隔三差五偷偷地跑到小卖部或足球场，趁着夜色整瓶整瓶地灌啤酒，然后躺在草地上看星星。“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陈佶躺在漆黑的草地上，能清晰地看到天上的星星，能隐隐地看到街头的霓虹，可是他的心中并没有光明。

转眼到了二年级，课程表里多了一门音像保护课，讲授音像档案的制作和保护技术，其中一节是图片与摄影。陈佶初时并没在意，档案中的图片之于摄影就如记叙文之于文学，也许有史料上的价值而无多少艺术上的讲究。他只不过觉得新奇，上课的时候，目光较平常更多地投射到黑板上，课桌里的闲书被暂时冷落在一旁。实习的时候，老师拿出一只海鸥4型120双反相机和一只珠江S201型135单反相机，让同学们用两种相机各拍一张照片，目标是操场上的篮球架

和双杠。教室里陡然热闹起来,同学们爆发出空前的热情。大家跟着老师轰轰隆隆地来到操场,一个个迫不及待,跃跃欲试。可是大家并不是对篮球架、双杠或者照相行为本身感兴趣,大多数的兴奋点是在相机上,摆弄相机的时间远远长于拍摄的时间。轮到陈佶的时候,他依样左瞧瞧右看看了好一会儿,才举起沉甸甸的相机,凑向目镜,对准篮球架。突然,陈佶一愣,取景框内的篮球架后面出现了一位女兵的身影。他赶紧调焦,是校医院给他们打过预防针的可爱的小护士。显然,她恰好路过,不过受了这边的影响,边走边张大星星一般的眼睛向这边张望,陈佶不失时机地按下了快门。那一瞬间,他心中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一种朦朦胧胧的感觉:相机似乎可以捕捉住现实世界中一些可望不可及的东西。

从那时候起,陈佶开始留意摄影。到图书馆去的时候,翻阅文学期刊之余,他也要看看《大众摄影》、《摄影世界》、《中国摄影》这些杂志。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了日本摄影家竹内敏信的《樱花》和匈牙利摄影家慕卡西的《非洲土著男孩》,他的心被深深地震撼了,感情的天平一下子彻底倒向了摄影,沉睡多时的学习热情陡然被唤醒。樱花,这艳极一时而又红颜薄命的世间尤物的特性,在竹内敏信的镜头里被表现得一览无遗。一棵龙钟老树,临水而立,上面是冠盖满枝头的红绡香翠,下面是满湖满地的落红碎玉,风起处,树上的花儿往下落,地面的花儿飘起来,水里的花儿流远去,美丽一点点地破碎,风光一点点地消逝,而风景因此越发地悲壮和美丽,美得让人心里生出丝丝的疼意。《非洲土著男孩》是一张黑白片,三个小黑孩赤裸着身子迎面向大海奔去,而雪白的、比他们身子还高的海浪也正向他们扑来,镜头凝固于两者碰撞的瞬间。照片黑白分明,影像极度饱和,小黑孩的体态、步伐、手臂摆动的姿势、以及三个人重叠的透视,加上三个人的视线,和海浪冲上来的动态,都在黄金比例的长方形框架内,呈现出无懈可击的完美组合。陈佶被打动了,被照片本身的魅力,更被小黑孩毅然决然冲向咆哮大海的激情。那一刻,他的心里充满了流泪

的感觉,他知道这辈子他再也离不开摄影。一年之后,他翻看《当代摄影大师》一书,吃惊地发现,曾经正是这幅《非洲土著男孩》决定了昂利·卡蒂—布列松的道路,是它造就了一位世界超级摄影大师,而它的作者马丁·慕卡西生前却一文不名。

陈佶第一次主动向家里要了一千块钱,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大数目,为此他没少向妈妈解释。通情达理的父母最终满足了他的愿望,他买了一架海鸥DF-300型135单反相机,从此疯狂地迷上了摄影。他的第一张摄影作品是这样诞生的:一个周日,他端着相机蹲在外滩的一角,对着行人,花了大半天时间拍完一个黑白卷;然后用自购的冲洗罐冲卷,装卷的时候没有暗袋,只好躲进被窝里操作;曝光时选在没有月光的夜晚,用台灯作光源,然后把曝光后的相纸放进被窝中装有显影液的脸盆中显影,自己拿着手表卡时间,定影同样是用脸盆,最后把它们拿到水房去冲洗并挂到晾衣用的铁丝上晾干。一个卷儿下来,他那本来就有许多“地图”的被里上,又增添了几幅绝妙的“图画”。

当雪白的相纸上第一次魔幻般地显现出清晰的图像的时候,陈佶的心跳得飞快,一种把世界抓在手里的感觉让他激动不已。陈佶从他的一卷处女作中,选了两张自以为还能拿得出手的相片,去找讲摄影的老师。老师看了看,笑了,说:片子质量太差了,不过你感觉还可以,以后有片子拿到我那里去吧,我有暗室。陈佶大为高兴,从此三天两头地往老师那里跑,既学照相,又学暗室技术,老师齐备的器材既让他开阔了眼界,又使他省去不少开销。老师也是一位摄影发烧友,年纪比陈佶他们大不了几岁,传道解惑本来就是老师的职责,何况陈佶还可以帮他干不少活儿。时间长了,师生关系就变成了朋友关系甚至哥们儿了。老师非常惊奇陈佶的理解能力和进步速度。

大上海是个让人长见识、长能耐的好地方,军校毕业时,陈佶已在报刊上发表了数十幅照片,还参加过上海市的影展,他常常梦想以后能从事专业摄影工作。但毕业分配时,他还是分到了北京一家军

队档案馆。

戒备森严的营院，一丝不苟的门卫，几幢不起眼的小楼，里面一排排、一封封陈旧的牛皮纸卷宗和信封都赫然标着“绝密”、“机密”和“秘密”的血红的字样。陈佶第一天上班，面对这些档案时，心里沉甸甸的。他小心翼翼地打开一名曾经显赫一时、后又臭不可闻的前军人的卷宗，发现自己居然打开了一个潘多拉的魔盒，里面有血与火，有光明与阴谋，最令他吃惊的是一张老家伙的检讨书，内容是如何玩弄一名女性的经过和对错误的认识，情节清楚，态度诚恳。陈佶哑然失笑。

陈佶一边在馆里工作，一边继续玩他的摄影。工作是职责，摄影是希望，是他生命的活水源头。

其时摄影主流正由黑白向彩色转移。一次次影展上，当面对那些比黑白片更加多彩、细腻、真实的世界时，陈佶心动了，虽初来乍到，工资菲薄，生活上多有用钱之处，他却只留了四十块钱做生活费，其余的都用来买了胶卷。不敢买专业彩卷和反转片，只弄些 21、24 定的柯达、富士试试，印出的效果自然很难令人满意，颗粒、层次、反差跟专业片没法比。一分钱一分货，没钱不行，一个拿十四级工资档次的军人感到了面对诱惑的渴望和面对现实的无奈。

必须面对现实，面对现实的陈佶也只能继续玩他的黑白片。头一年的北京，陈佶觉得秋天的风萧瑟，冬天的风冰冷，春天的风满是沙尘，夏天的风充满火焰。

陈佶在北京的第一年过得像纸一样薄。

24-117/04

第二章

南方一座滨江古城，城不大却美，江不深却秀。城是桂林，江是漓江。

倪妮站在“甲秀”号豪华游艇的船头，望着青冽冽的漓江水、翠绿绿的象鼻山，心情也像船头飞溅的浪花一样变得无色透明。

“倪小姐，再照一张。”王明儒手中的“尼康 F90”又响了，“喀嚓喀嚓”清脆的过卷声，多么熟悉，倪妮想起了陈佶，要是陈佶在多好。

“倪小姐，没笑哦，再来一张。”王明儒笑眯眯地说。

“是吗？那就再来一张。”倪妮用手拢了拢了满头的秀发，微微侧头，冲着王明儒咧开了丹唇，随着嘴唇的扯动，大眼睛也被拉成了上弦月的形状。有点过，有点儿媚了，倪妮想收一点儿，可是来不及了。

“好，柔情似水，妩媚动人。”又是一阵“喀嚓喀嚓”的过卷声。

倪妮他们是被王明儒的公司请来做专场演出的，为了王明儒的生意兴隆、健康长寿，也为了庆祝中秋佳节。在桂林，谁不知王明儒的大名？早年留洋拿过美国哈佛的硕士学位，在政府从事过多年的

经济工作,做到厅局级才离职经商,“利民商贸有限公司”没几年的工夫,就成为市里的纳税大户,分公司像母鸡下蛋似的开了一家又一家。今年中秋又恰逢王明儒六十大寿,公司里几个副总、经理什么的说:“王总,咱们可得好好热闹热闹,发红包,唱大戏,一则给您祝寿,二则赏月过节,三则也扬扬我们公司的威名!”王明儒笑笑,说:“我还是党员呢,共产党不兴过生日、拜寿这一套,这第一条就不提了。可是呢,你们几位和全公司的弟兄们这几年跟着我,鞍前马后的,为公司出了不少力,既然公司发达了,让弟兄们乐一乐也是应该的;再说了,这个中秋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中秋节,不同寻常,我们就安排些活动让大家加深印象。这样吧,经理以上的发800块钱的红包,经理以下的发500块钱的红包,外带一盒精美月饼,这戏嘛就不要唱了,中秋之夜,我请北京的那些当红的艺术家来为咱们助兴,诸位意下如何?”

“好,好!就按您说的办,请北京的歌星来开开眼界。”一致通过。

王明儒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老兄哇,帮帮忙啊,是这样的,我受公司员工委托,请你组织一帮演艺界的朋友中秋来桂助兴,啊,中秋节歌星们不大愿意出来?那你就许他们双倍的出场费,桂林是个好地方,到桂林过一个中秋也是很有意义的嘛,总之你得帮我这个忙,一定要把他们请到,好,就这么定了,拜托了。

倪妮当然不想出来,心里正烦着呢,陈佶却劝她:“我中秋节正好也要外出拍片,到时候恐怕你还是一个人在家,去吧,正好也散散心。”

“那可是中秋节呀,中秋节是什么日子?团圆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怎么反而把我从家往外赶?而且还是本世纪最后一个中秋节,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儿了!”倪妮小母鸡似的直着脖子,冲着陈佶大喊大叫。

陈佶愣了愣,看着穿着真丝睡衣,头没梳、脸没洗,眼角带嗔、眉梢含恨的倪妮,很是歉疚地走过去抱住了她,双手轻轻地落在倪妮的

“蜜蜜”上：“我怎么能忘记咱们结婚的日子呢？我还计划中秋之夜咱们去康西草原或长城看月亮呢，看一整夜，带上帐篷，带上葡萄酒，带上夜光杯，赏月喝酒，发思古之幽情，嗨，多美呀！可是我这片子催人呢，钱催人呢！如今媒体这行竞争这么白热化，早一天就多一片市场，早一天就能多挣一点。那么一帮弟兄们都相跟着，我这个制片兼编导总不能把他们丢下不管吧？再说了，这次演出可是钱哥指着要你去的，这些年走东闯西的可全凭钱哥提携着，这关头他也不知道人不太好凑，所以说得很死，咱好意思不去？”

“哼，”倪妮一使劲扒拉开陈佶的手，恨恨地说道，“说得多好听，我看全是虚情假意，这年头人心里就只装着钱了，都跟钱去过吧！”

“要不咱都不去，守在家里过节？”陈佶抖抖被倪妮扒开的手，随后双手抱胸，不冷不热地问。

“好，就守在家里，谁不守谁是孙子！”倪妮转身直视陈佶。

“不公平，做孙子的只能是我，再怎么也轮不到你，你这不是成心咒我吗？”陈佶冲倪妮暧昧地笑。

“敢情男子汉就这点优越感啊？摆什么谱儿？好，还你一个公道，改成谁不守着谁是小姨子好了。”

“哈哈，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管呢，我就是要乱七八糟的。”

陈佶没有再和她对抗，默默地把倪妮拉到很近的距离，近得两人之间已插不下一张纸。他的手顺着倪妮光滑的手臂上溯到肩膀到脖子到耳朵，最后停留在倪妮的两颊上，两个大拇指还不安分地轻刮着她凝脂般的鼻翼：“我知道你很烦，可有什么办法？忍耐一下，一切都会好起来。”

“呜呜，我就是烦，我就是忍受不了。”倪妮趴到陈佶的肩上半真半假地抽泣起来。

到了中秋，陈佶还是带着他的摄制组去了昆明，倪妮则随着钱哥的穴团来到桂林。

第三章

没钱没权没有事业没有爱情的日子,就只有喝酒解闷消愁了。

和陈佺一起分到北京的同学有十几个之多,散落在北京城郊十几个单位。刚刚毕业,同窗之情还都蛮深;刚刚工作,新鲜的事、不顺心的事还都蛮多,同学之间相互倾诉的愿望都还蛮强烈,因而每逢周末,便有大大小小的聚会,聚在一起便肯定要喝酒了。刚开始是一个不落,欢聚一堂,不分男女,不分远近,还都是同学,一个个尽兴而归。渐渐地从酒桌上同学们便开始分化,酒到酣处人的本质也最袒露无遗。分到好单位的不自觉地流露出一种优越感,建军节发了多少过节费,每月有多少福利,发几斤肉、几斤鸡蛋、几斤油等等;分到差单位的就唉声叹气,说我们被分配到荒郊野岭,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哪还有什么福利,就连过节会餐还要扣十块钱;受到单位重用的就志得意满,说话底气很足,字正腔圆;在单位不得志的声调更高,另有一种慷慨气概,不时还咬牙切齿,大骂几声“他妈的”。俗话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道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几个月过后,大聚会变成

小聚会,同学也便有了个远近亲疏,一个个小圈子开始形成。

陈佶宿舍的地理位置非常好,就在距景山公园不远的地方,且和他一起分去的还有一个同学叫方翊,两人共占一室,因此一开始就是众人天然的集散地。同学去得多的时候室内卫生还算干净,等到变成陈佶和赵钧他们少数几个“死党”的巢穴时,就和狗窝差不多了。

一个初秋的晚上,陈佶、赵钧、方翊等几个跑到什刹海边的夜市吃小吃,要了四个小菜,一盘盐水煮花生、一盘酸辣黄瓜条、一盘琵琶虾、一盘炒田螺,喝啤酒侃大山。

满满地干了一杯后,赵钧夹起一颗花生米送到嘴边,嘴巴已张成老大的“O”形,这“O”上翘下翻,极像唐老鸭要进食的样子,却又硬生生地停住,回拉花生米到桌子中间,嘴巴“叭哒”一声合上,又张开想说:“……”

“扑哧”一声,陈佶目睹这微妙的过程忍不住笑了。

“笑什么?”赵钧好生奇怪,方翊也不解地望着陈佶。

“没什么,突然想到点儿什么,有点儿神经过敏。你想说什么?继续。”

“真是神经病。我哇,我是说什么时候咱哥们儿喝酒时,能不再吃这花——生——米,我可是吃够了这玩意儿。”赵钧说完又把嘴张成“O”形,筷子一甩,那颗花生米准确地钻了进去,伴随着“嘎嘣”一声脆响那“O”也合成了“一”字。

“哈哈”,陈佶再也忍不住大笑起来。

赵钧愣愣地瞪着陈佶,有些恼了:“你今天是不是真的发神经了?”

“是有一点儿,”陈佶掩饰地说,“我是笑你自相矛盾,这花生米吃够了你还吃呀?花生米俗称长生果,别看它卖得贱,古往今来,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谁也没少吃它。”

“我也爱吃它,可我就是嫌它贱!说来说去其实就是说咱们自己贱!谁不想去‘明珠海鲜’、去‘大三元’?哪怕是去那里要点花生米、

柳树叶、钱钱菜什么的,在那儿摆摆谱儿,咱吃惯了大鱼大肉、山珍海味,就要那么点家常菜,别人不想吃的菜,可咱去得起吗?咱也就配在这里吃这煮花生,你倒笑得起来,这点儿事有那么好笑吗?”

一番话说得陈佶哑口无言,苦笑一声,他端起酒杯,对赵钧歉意地说:“哥们儿,你这话可说到我心坎里了,其实我比谁都愁,这缺钱的滋味,唉,不说了,算我不对,这杯酒我先喝了。”一仰脖一大杯啤酒下去了。

“这还差不多。”赵钧气儿稍微顺了些。

“赵钧,我这里有一个现成赚钱的活儿,不知你有没有路子做成?”一旁方翊冷不丁插了一句。

“什么活儿?”赵钧问。

“我老家来了一个老乡,是个不大不小的包工头,建房正缺钢材,这几天到北京来跑货,可是跑来跑去也只落实了很少一部分。他很着急,顺便就问我有啥路子没有,一旦有戏,中介费是少不了的。”

“有多少中介费?”赵钧来了兴趣。赵钧本就是北京人,爸爸现在部队正做着正师职的干部。

“这两天我也问了几个,说是每吨钢材计划价和市场价之间差价在好几百元,我这老乡还要一百吨螺纹钢,他说了只要有货这差价就全给中间人,做成了可是三四万块呢。”

“三四万?好家伙,我们工资才不到二百,这相当于我们十几年的工资。我得赶紧去问问,哈哈,这回咱们可以去‘明珠海鲜’了!”

“别高兴得太早,”陈佶说,“八字还没一撇呢,好像你就成百万富翁了。我说这事是不是我们都试试,多条渠道多分希望,东方不亮西方亮,说不定我们之中谁就做成了。今天在座的人人有份,不管谁做成了都分一杯羹。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方翊说。

“能不同意吗?”赵钧说,“都是铁哥们儿。”

陈佶接着赵钧的话说:“当然啰,希望主要还是寄托在你的身

上。”

“没问题，我自当全力以赴。”赵钧举起杯子说，“今天这酒我看就喝到这儿，事不宜迟，完了我就回去打听。”

“不着急，哪儿就在乎这么一会儿，酒还是要喝好。”陈佶、方翊一致笑着说。

直到十一点，几个人才尽兴而归。

过后的几天，陈佶他们的电话骤然多起来。办公室里，陈佶刚放下话筒方翊就拿了上来，稍微熟悉的都要问问，有时办公室人多了，就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喂，有货吗？”回到宿舍，两人的耳朵也都时刻高度警觉地支棱着，因为走廊里的公用电话离他们较远，不用心有时就听不见。

“丁零零，丁零零……”，这天陈佶他们正在做晚饭时电话又响了，方翊大步走过去，抄起话筒：“喂，找谁？”

“方翊吗？我是赵钧，告诉你个好消息，那事有门儿了。”

“是吗？太好了，说详细点儿。”

“是这样的，我有个小时候的朋友，他表哥就专门干这事，每年出手的钢材几千吨，正好手里有一批现货，已经给了人家，可那人一时手头紧拿不出钱来，要他宽限些日子。你想想，这货这么紧俏，压一天都是钱啦，人家可没那么傻。我这朋友一问他，他便答应先让给咱们，你说巧不巧！”

“有多少把握？”方翊还不太放心，“我说哥们儿，你那朋友可靠吗？”

“我的朋友你说可靠吗？真是的，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吧。”赵钧牛气起来。

“那你就盯紧点儿，这边让方翊跟他老乡联系，明天就找个时间见面，免得夜长梦多。”陈佶走过来，问清情况接过话筒说，“行不行？行，方翊你这就给你老乡打电话。喂，赵钧，你等着电话。”